

「老照片」二十年精选集 肆

民间记忆

《老照片》编辑部 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民间记忆

《老照片》编辑部 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照片》20年精选集. 肆: 民间记忆 / 《老照片》编辑部编.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74-2172-7

I. ①老… II. ①老…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15113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赵祥斌

特邀编辑 张 杰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15印张 302幅图 24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定 价 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为编辑这套精选集，把已经出版的一百多辑《老照片》又从头浏览了一遍。与这些一一经手，刊发于数年前、十几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稿件蓦然相对，丝毫未觉其旧，反有历久弥新之慨。进而更加笃信，温故而知新，《老照片》永远不会“老”！随着图文一页页掀过，又仿佛是一次对《老照片》本身的怀旧之旅。二十年来，与作者、读者以及编辑同仁们交往切磋之种种，点点滴滴，旋又历历在目……

作为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老照片》以“定格历史、收藏记忆”为己任，迄今已出版了一百一十五辑。《老照片》的稿源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的馆藏；二是老照片爱好者、研究者的收藏；三是民众个人的家藏。上述三个方面的来源，从不同角度建构了《老照片》的面貌，也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留下了一部自发的、原生态的文献，并且随着《老照片》的继续出版，这部文献还在不断地丰富、拓展之中。诚如著名文史学者傅国涌先生所言：“一百辑《老照片》放在那里，时间就在里面沉淀，那里埋葬着过去，许许多多真实的生命曾经活过、爱过、痛苦过、奋斗过……”而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先生在评论到《老照片》时则说：“二十年来，它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

比起众多的类似出版物来，《老照片》显然是幸运的。甫一面世，即为读者所接受，并一度洛阳纸贵，风行天下。后虽经众多仿制跟风者的冲击，

以及书业的风云流变,《老照片》历二十年而犹存,庶几成就了中国书业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业内和读书界组织的各种评选中,《老照片》这些年也多榜上有名,其中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和“共和国60年60本书”,幸得从汗牛充栋的出版物里脱颖而出,其影响所及,实出吾辈之意料。

《老照片》这样一本并不起眼的小书,何以获得读者与社会的这般青睐?2009年“共和国60年60本书”的入选评语,曾这样说道:“十余年来,不断出版的《老照片》以朴素而温情的独特方式记忆和见证历史,使我们得以在过去朦胧的霞光中,重新想象遥远的过去,重新认识和反思切身的社会生活。”这段评语,是否道出了个中原委,不好贸然结论,但其对《老照片》的概括,身为编者的我们,听来却心有戚戚焉。

在《老照片》出版二十周年之际,推出这样一套精选集,于老读者而言或为一次重温,对新读者来说,当不失为认识《老照片》、走进《老照片》的一个契机和一条捷径吧。

这套“《老照片》二十年精选集”,系从已经出版的《老照片》第一至第一百一十辑中选编而成,包括《重回现场》《风物流变》《名人身影》和《民间记忆》四种。选编时囿于敝帚自珍,这也想选,那也想收,以致最初的选篇大大超出了预定的规模,于是不得不一次次地忍痛割爱,弄成现在的模样。其遗珠之憾,实所难免。

此次选编,每本的篇目顺序,大致按照照片拍摄年代的先后编排。除对个别篇章的文字和图片稍事修订、删减外,余皆一仍原貌。

冯克力

2017年11月

目 录

我家的《合家欢喜图》	1
我的爷爷奶奶	5
家世	18
我的外婆	30
她生活在两个大国之间	44
当过参赞又当领班的舅舅	51
1934 年：五世同堂的合影	59
刘茜及其家人的故事	63
杭州头发巷一号	74
童年居京片忆	82
杂忆北京师大附中	94
乡下人“喝甜酒”	100
“清香留”和“古稻田”	106
往事杂忆：童年岁月	116
“长春公子”的传奇人生	138
外婆廖英芬	157
我的 1945 年	176
天各一方的家庭	196
前国军上尉的存照与“交代”	204
坎坷求学路	218

张敏之家人的“大江大海”	226
照片和我们家的故事	241
时吉山的摄影人生	250
一个人 60 年的影像故事	266
清晰的父亲与模糊的记忆	276
往昔少女的聚会	285
一场演出与一段姻缘	290
“土包子”进城	293
老爸说抗美援朝	298
援越抗法的日子	313
海校漫忆	321
我的编辑生涯	339
复旦大学新闻馆前的留影	353
荒原上的瞬间一笑	364
在宣传雷锋的日子里	374
父亲的风景照	377
从军札记	388
大义灭亲	402
春天在远方	408
一张全家福	414
我的自拍像	418
对岸是苏修	436
幸福，被地震埋葬	443
珊珊	455
八姐妹	461

我家的《合家欢喜图》

潘津生

这张合家欢照片，摄于1900年春天，拍摄地点是在安庆市我家祖屋的前厅前。照片中有十七人，居中端坐者是我的曾祖母。

曾祖母的左侧，依长幼之序站立着她的儿孙辈：我的祖父及三位伯、叔祖父，大伯父；前排依偎在曾祖母左膝旁的是我的父亲，时年七岁；携抱于我祖父怀中的幼儿是我的叔父，不满一岁；曾祖母的右侧，依长幼之序站立着她的子媳及孙女辈：我的祖母及四位伯、叔祖母和四位姑母。

这张渗透着历史风尘的古旧照片，让人们领略了百余年前晚清的民俗：典型徽派建筑风格的前厅前，男人们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女人们头戴“包头”，身穿镶花边的袄裙，长裤下，隐约可见的是她们的“三寸金莲”。

摄影术上世纪中叶传至中国后，曾被国人惊为“摄取魂魄之妖术”，但这张照片中的十七人，个个神情坦然，摄影术显然已为国人所接受。

我的伯祖父潘陞将此合家欢命名为《合家欢喜图》。

此《合家欢喜图》中，共有四位在近现代文史书画界中甚有名望的人物：

其一是先伯祖父潘陞，二十余岁时于江南乡试中得中解元，当时以诗、书、画驰名文坛，号称三绝，有江南才子之称。

其二，是先祖父潘淇，二十余岁乡试得中拔贡，现安庆城内多处名胜尚存有他的书迹。于右任先生在观赏他的《饮酒诗册页》后，曾作数百字跋语，中有句曰：“闻先生已归道山，予以研讨草书之时，失一导师，感慨无以。”

其三，是先祖母王仲淹，先后成诗三卷。1956年以九十岁高龄任上海市虹口区特邀政协委员。

其四，是先父潘学固，为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入选“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先父作为上海文史馆书画组负责人，与沈尹默等名家一起筹建了上海市书法金石篆刻研究社，他多年在上海市青年宫书法班执教，为上海书法篆刻界培养了众多精英；他曾应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之邀作百幅书作，分赠与全国各地之名山古刹。现上海龙华庙各殿宇屋脊及龙华塔塔顶上的翰墨，均为先父之手笔。

一百多年来，这张《合家欢喜图》历经劫难。日寇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为避战乱，我们举家涉迁四川，自安庆登上江轮，经重庆至江津暂居，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分批辗转多个城市，好不容易相聚于南京。未及二年，南京解放在即，出于对战争之恐惧，全家又辗转逃难至上海。

在经历十余年兵荒马乱之后，1966年始，《合家欢喜图》又经历了十年浩劫。

为保护《合家欢喜图》，先父花了不少心思。当时我家住上海虹口区旧时日租界的日式房子，地板是“榻榻米”，房与房均以纸拉门相隔，先父将《合家欢喜图》固定在其中的一扇纸拉门内，外侧贴上统一式样的纸张，这样，外人自是无从知晓内中的秘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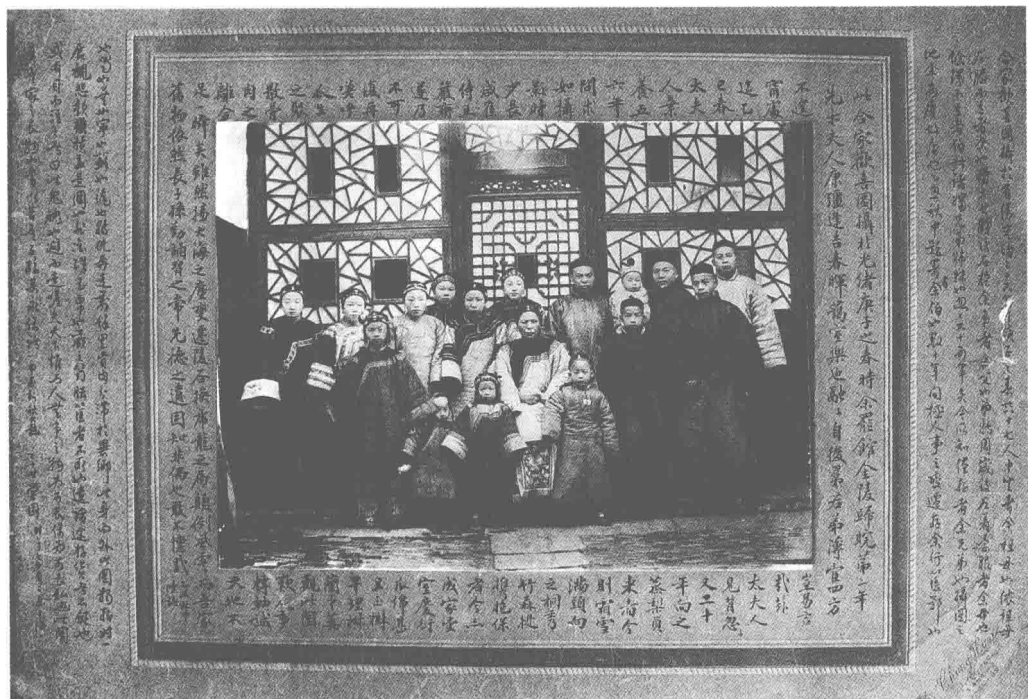
1966年9月16日晚，五名南下的北京红卫兵闯入我家，据他们说，他们在北京某“黑帮”家中见到了我父亲送给那位“黑帮”的书法作品，于是便循着这条线索来上海查抄。

查抄共进行了五个小时，他们将我家几代人辛苦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画等一扫而光，装满一部三轮卡车后拉走。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张《合家欢喜图》，得以存留下来了！

乙丑秋中（1925年仲秋），先伯祖父为《合家欢喜图》题跋，跋文如下：

此合家欢喜图摄于光绪庚子之春，时余罢馆金陵归皖第二年，先太夫人康疆逢吉，春晖蔼室，乐也融融。自后累若弟，薄宦四方，不遑宁处。迄乙巳春，太夫人弃养五六年，间求如摄影，时少长咸集，侍立严齐，遂乃不可复再。嗟呼，人生之聚散、骨肉之离合，岂易言哉！兹太夫人见背忽忽又二十年，向之蒸梨负米者今则霜雪满头，向之桐秀竹森提携



抱保者，今亦成家受室庆，衍瓜绵甚，且玉树早埋，椒兰中萎。观此图，叹人事转轴，诚天地不足一瞬矣。虽然扬大海之尘变迁陵谷，换虎龙之局颠倒风云，而吾家旧物依然，长子孙勤诵习之，常先德之遗，固知非偶也，敢不悚哉？

乙丑秋中 陞志

1964年立秋日，先父潘学固为《合家欢喜图》题跋，并书写于先伯祖跋文之外侧，跋文如下：

合家欢喜图摄于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春，共十七人。中坐者余祖母也，依祖母左膝而立者余也，时方七龄，后右抱余弟者余父也，弟始周岁，后左着素服者，余母也；余环而立者，伯叔诸婢兄弟姊妹也，忽忽六十五年矣，今所知仅存者余兄弟也。摄图之地余安庆故居也，乙

丑秋中题署者余伯也。

数十年极人事之变迁，存余行篋囊也，蜀也芜也宁也苏也沪也，转徙奔走万余里，骨肉分滞于异乡，此身而外此图独存。时一展观，悲欢横积。盖是图也，非金珠玉帛也，藏之简肱篋者不取也，遗诸途好货者不顾也，或有目而注之者曰：此鬼魄也，避而走。

嗟夫，天下唯与人无争之物，为可长保、为可长私也！此图真吾家之长物也，书以告吾子孙其永保诸。

甲辰新秋大热 二十世学固 时年七十有二 在上海

1982年，先叔父潘习常题跋于下：

《合家欢喜图》摄于庚子（1900年）春天，吾出生于己亥年冬十一月，摄时吾方五阅月，今则已是八旬老翁矣。仲兄（潘学固）于1964年题跋谓该《合家欢喜图》仅存吾兄弟二人，不幸今春仲兄辞世，现《合家欢喜图》上仅存余一人矣！今印付子侄辈各一帧并题诗一首，望永葆之：

八二年前留此帧 人生易老易成尘
殷勤付与儿孙手 常思先人泽荫深

1982年9月

习常

于成都

2008年，我们姐弟向安徽省博物馆及安庆市博物馆、桐城市博物馆无偿捐赠了先父的书法篆刻作品；该三博物馆均表示，将开辟我父亲的书法艺术展览厅，永久性地展出父亲的书法篆刻作品及艺术人生。

我们又向安徽省博物馆无偿捐赠了父亲生前所阅之书籍、碑帖及所用之文房四宝等等，《合家欢喜图》，亦在捐赠之列。

我们深信，这是《合家欢喜图》的最佳归宿。

（原刊《老照片》第85辑，2012年10月出版）

我的爷爷奶奶

邸晓兰

我爷爷叫邸昕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生在老家河北省乐亭县。至于是哪个村，记不清了。因为我家上五代单传，没有亲戚，更没留下家谱。我没见过爷爷，他在我父亲八岁那年就去世了，惟一的印象就是一些发黄的老照片。

听我爸爸讲，爷爷的爸爸虽出身农民却不喜务农，靠走村串户贩土布为生，在爷爷三岁那年病故。爷爷的妈妈靠一点积蓄和给人帮工把爷爷拉扯大。

爷爷从小聪颖过人，在村里的百善小学读书时，成绩总是数一数二。小学毕业考上了河北省昌黎县的汇文中学。爷爷的妈妈为了守护邸家这根独苗，卖掉了老家的房子，随爷爷到了昌黎，一边照顾着爷爷，一边在一位美国牧师家做女佣。这张照片就是那时照的，是她老人家这辈子惟一的留影（图1）。

几年后，爷爷又考上了汇文大学经济系。随着汇文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并，爷爷到了北京，读完了四年的课程，大约毕业于1924年（图2）。

燕大校长吴雷川是位前清翰林，很赏识爷爷的才华，请他留校任教，聘为教务处注册科科长。当年的教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图3：前排左三为爷爷；左六是司徒雷登的秘书谢景升，他的



图1



图2

儿子就是1990年在我国提倡夏时制的清华大学教授、节能专家谢行健)。

爷爷在燕大任教的同时，还在辅仁大学、朝阳大学兼课，教授经济学、统计学、英文和英文速记。爷爷的英文速记手稿我见过，圈圈点点跟“天书”一样，可惜在“文革”中烧掉了。据奶奶讲，爷爷能把手插在裤兜里，握着半截铅笔头，在小本本上一字不落地记录某某人的讲话，在那个没有录音机的年代，爷爷的这手堪称绝活。

爷爷和奶奶结婚大概是1927年春(图4)。爷爷看上去高大魁梧，很有男子气，可那对眯缝小眼却透出几分慈祥；奶奶则是浓眉大眼厚嘴唇，显得



图 3

挺厉害，事实也的确如此。奶奶是 1965 年去世的，在我的记忆中她精明强干，说一不二，规矩特别大，我们晚辈都很敬畏她。奶奶是北京市密云县庄头峪村一个大户人家的长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毕业于河北慕真师范，嫁给爷爷前是小学教师。

1928 年 5 月 1 日，他们的长子（我爸爸）出生了。爷爷给他取名燕辰，其中包含着爷爷对燕京、对燕大的一片深情（图 5）。

爷爷不是个单纯的学者，从参加工作起，就从没停止过做生意。他和几位同事一道，把生意做到东南亚和美国，出口丝麻、工艺品，进口轻工产品。他还不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在燕大校园内未名湖的东南岸开了爿小店，取名“燕昌商行”，卖些日用杂品、冷饮点心，方便了部分燕大师生购物，自己也多了些进项。那时爷爷在燕大的月固定工资是 232 块大洋，加上兼课和生意上的收入，生活十分宽裕。随着家中不断地添丁增口，爷爷在



图 4

1933年买下了海淀镇杨家井苏公家庙一所有三进院落的宅子。在这里，全家人无忧无虑地过日子。爷爷、奶奶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三年。现在我叔叔家还保存着几件当年的家具：一个两米多高的大衣柜，现在被放到前廊上盛破烂；一个“黑庙儿”，即黑色的文件柜，现在仍被用来装书，七十年过去了，它一点也没变形；一只土冰箱，已被改做碗柜。它有1.5米高，60厘米见方，四壁是锯末、石棉，分上、下两层，上面放食品，下面放人造冰；还有一台造型别致的柜式手摇留声机，像是舶来品。同样的我曾在电影《包氏父子》中见过。爷爷去世后，奶奶曾把它送给了爷爷最好的朋友赵锡禹作纪念。赵



图 5

爷爷是我爷爷的同乡、同学，同在一个系教授经济学，后到美国留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之一。

1970 年赵爷爷病逝，赵奶奶将这台留声机“完璧归赵”（我奶奶姓赵，叫赵常荣）。“文革”那会儿哪有什么唱片可听，可为了它的“回归”，我叔叔特地去东四新华书店买了一张革命历史歌曲胶木大唱片，里面是改了词的《大路歌》《毕业歌》《大刀进行曲》什么的。我和叔叔家的姐姐、弟弟都才十来岁，正淘气，就你一回、我一回，没完没了地给留声机上弦，“战歌”整天响彻小院子。再结实的唱片也禁不住这么糟蹋呀！放到最后，只听得“大

刀、大刀、大刀……”却怎么也砍不到鬼子们的头上去。我们笑疼了肚子。后来，我叔叔嫌烦，就把机器拆下来送人了，剩下的柜子做了酒柜，摆在了叔叔的床头。

在爸爸、叔叔的记忆中，爷爷是个洒脱风趣又不拘小节的人。他从不穿西装，一件旧蓝布大褂，走哪穿哪。上下班骑一辆破三枪牌自行车，没铃、没锁，车把上拴着个布兜，为的是下班时顺路买点半空儿（半瘪的炒花生仁）、瓜子儿什么的好回家哄孩子。爷爷的办公室在现在北京大学西门对面那座大屋顶楼房一层的南头。

这天，正赶上新生入学报到。爷爷和往常一样骑车进了校西门，把破车往传达室墙上一靠，抬腿刚要走，只听得有人喊他：“嘿，你过来，把我这行李扛进去！”爷爷一愣，敢情是位西服革履的少爷。爷爷二话没说，扛起行李就走。一会儿，那位新生来注册，一见大办公桌后面正襟危坐的爷爷，立马傻了眼——敢情他不是工友哇！臊得连“话都不会说”了。回家爷爷把这事儿跟奶奶一学，奶奶也乐得直不起腰来。

说起爷爷的爱好，真令我们这些晚辈自叹弗如。

爷爷书房的墙上挂满了宝贝：这边是刀、剑、弩还有袖箭，那边是月琴、笛、箫和木琴。还有几只风筝高悬房梁，每逢风和日丽，爷爷就会带上孩子们去广场放飞。爷爷写得一手好字，用过的那只墨盒是燕大旧物，黄铜制成的盒盖中心是燕大的“燕”字，周围被“真理、自由、服务”六字环绕，这是燕大的校训。爷爷还有副好云子，至今还是我家人消磨时光、手谈会友的伙伴。不过，爷爷最喜欢的还是摄影。爷爷所有的“作品”都是用他那台老式柯达相机拍的。拍照时先把镜头向前拉出，看着毛玻璃对焦、取景，然后换上玻璃底，再“咔嚓”一声按下快门。底片多大，照片就多大。从爷爷留下的照片中，能品味出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图6中秃头秃脑的是爸爸，叼烟斗的是叔叔；图7中正在打挺的是叔叔。

快乐而富足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1936年6月的一天，爷爷突然胃疼发高烧，校医院德国医生依尔曼（人送绰号“李二猛”）诊断是感冒，随便开了点药就打发走了爷爷。可到了下午，爷爷的病越来越重，脸色蜡黄，汗珠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淌。奶奶一看不好，赶紧雇车把爷爷送到城里的道济医院